蜀山劍俠傳/116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一一六回　合羣力 同收青索劍　從衆請 初試火靈珠

下一回▶

二人正在商議之間，英瓊一眼瞥見米、劉二矮站在洞門口邊交頭接耳，低聲細語。神鵰在洞外，也不住長鳴。英瓊對這兩人本是無可奈何，暫時將他們收下，並非出於心願。一聽神鵰鳴聲有異，出洞一看，夕陽偏西，松林晚照，四外靜蕩蕩的，悄沒一些聲息。回頭見二矮仍在低語不休，越發起了疑心。正待開言喝問，二矮已走近身側，躬身說道：「弟子等蒙恩收錄，異日超劫有望，祇是寸功未立，難邀主人及各位仙長信任。回想以前，弟子等原在北海潛居，爲了莽蒼山這塊萬年陽和之精凝成的溫玉與長眉真人遺留的青索劍而來。那劍原分雌雄二口，交相爲用，能有無窮變化，神奧超玄。即使不能雙劍合璧，能得一口，也非異教旁門所能抵禦。一時起了貪心，冒險前來盜劍。自經劫難，痛悟前非，纔知神物有主，弟子等福薄道淺，不配覬覦。因見主人已將雄劍紫郢得去，如再將青索到手，異日必爲一代宗主。未來時商量，本想脫出妖穴，取來獻上。無奈那劍原藏在妖洞不遠深壑之內，起初不知地點，四處搜尋不遇。自那日主人被陷脫身，震穿地肺，無心泄了地氣。那劍因有長眉真人封鎖，不能即時往上飛昇，連日順着泄口，在地下穿行。晚來寶氣上燭重霄，弟子等剛剛尋見一些蛛絲馬迹，未及下手，便被妖屍發覺行藏，用黑煞絲困住，不能脫身。偶聽主人與周仙姑商量取劍之事，不知是否此劍？如是此劍，主人與周仙姑雖然劍術精深，仍恐難以到手。當初長眉真人原爲此劍未煉到火候純熟，非常野性，極難駕馭，所以纔將它封鎖地肺之內，受地底水火風雷晝夜淬鍊，循環不息。一出地面，便有千百丈精光，照耀天際。幸是此山有石處太多，不然，此劍

早已出土飛去。須要預先有人深入地肺，取了劍囊，順着此劍穿行之路，由後追趕，直追到它出土之所。上面更須有劍術極精之人，還得用四五口極好仙劍攔堵。那劍異常靈通，一見不能飛越，必然掉轉頭來，飛回故道。恰好地下之人，正手持劍囊等候；上面的人，再一用峨眉本門收劍口訣。一入劍囊，得劍之人祇須受過峨眉真傳，行法之後，再照預先佈置防它飛遁，取出試習，一與身合，此後便能應用自如。當日我等探尋寶氣來源，發現長眉真人遺偈，參詳後，知道此劍如此難收，自知能力不濟，恐求榮反辱，所以不敢下手。那劍囊現時仍在那深壑巖縫之中，弟子等雖有入地之能，祇是還有長眉真人封鎖，非有本門解法，不能近前。那妖屍和青羊老祖原知此劍來歷，但也知此劍是他剋星，又無法駕馭。因見寶氣上騰，知道快要出世。又因主人迭次和他爲難，一見那口紫郢劍，便料出是長眉真人所命，越發驚慌。更因祭鍊妖法，不能離開，出洞尋仇，誠恐那劍被正教中人得去，神物遇合，於他不利。所以晝夜趕煉，想在期前成功飛遁。所幸他還不知長眉真人留有收劍偈語；又因黨羽太少，一心煉法，不及兼顧。那劍囊所在，雖與妖屍近隔咫尺，但沒有防守。如果今晚趁妖屍入定之時，命弟子等前去，弟子等得到劍囊，照適纔所言行事，必能成功。這裏山脈陰陽向背，地層厚薄，昔日尋劍，弟子等業已查勘詳細。祇須傍晚時分，先行看準那劍穿行之處，算好出土之時，至多不過二日，那劍必衝破地層，斬斷山脈而出。主人和周仙姑祇在那裏守候，此劍一得，雌雄二寶遇合，如妖屍不在期前遁去，絕無幸理。祇是期前須要再約兩位劍術精通、持有仙劍之人，以保萬無一失纔好。」

英瓊聞言，方在半喜半疑，沉吟不語，輕雲早看出二矮雖在旁門，並非凡士，所說真誠，亦無虛假，心中大喜。便代答道：「你二人如此誠心，異日必蒙教祖嘉許。至於收劍一層，我們事前已有掌教夫人傳諭，到時自有安排。惟獨你們所說劍囊，甚關緊要。你二人既有入地之能，等到今晚，看準寶劍穿行所在，由我們親身保護爾等前去，用解法解開深壑封鎖，好讓你們下去。此乃入門第一件奇功，你二人所受艱苦不少，須要格外仔細。我再給你二人靈丹數粒，以防地氣中人。」說罷，取出四粒丹藥，分給二矮。二矮連忙稱謝，接過道：「弟子等當初所煉旁門左道，原善於在地下潛形遁迹，尋常陰寒卑溼惡毒之氣，已是不能侵害。可惜此山石質太多，寶劍穿行範圍恐怕不大，稍覺費事。更恐時久，有些窒息，無處吸引清氣。有此靈丹，更無妨害了。」

四人一陣問答，時光易過，不覺到了黃昏。出洞一看，神鵰不知何時他往。六月天氣甚長，夕陽雖已沒入崦嵫，遠方天際猶有殘紅，掩映青旻。近處卻是暝煙晚霧，籠冪林薄，歸嶺閒雲，自由舒捲。時當下弦，一輪半圓不缺的明月，掛在崖側峰腰，隨着雲霧昇沉，明滅不定。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因風碎響，與澗底流泉匯成音籟。端的是清景如繪，

幽麗絕倫。惟獨干莫寶光，深藏地肺，渺難追探；不似豐城劍氣，上射穹霄，可以迹象。看了一會兒，忽然風起雲湧，瀰漫全山，月光底下，彷彿銀濤，又和那晚英瓊所見一樣，濃雲廣覆，寶光劍氣，更難尋覓。漫說李、周二人覺與二矮所言不對，連二矮也自驚奇，說道：「那劍光祇初發現時最盛，光華上燭，就是俗眼，也不難窺見。第二日祇在西南方現得一現，便被雲遮。本山常起雲霧，雖是時隱時現，但是像適纔那樣清明景象，應無不見之理。此劍絕不會爲妖屍得去。若說就在弟子等被困之時，爲外人取去，又無這等容易。這都不足爲慮，祇恐神物變化通靈，業已穿出地肺，化龍飛去，那就太可惜了。」輕雲雖知飛劍傳書仙諭，不會落入外人之手，聽二矮一說，也覺可慮。

正想命二矮去探劍囊在否，忽聽一聲鵰鳴，神鵰從半峰腰上穿霧摩雲而來。英瓊剛要問它適纔到哪裏去了，神鵰業已近前落下，口中銜着一封柬帖。英瓊取過一看，上面寫着：「青索劍明日正午便當出世。妖屍明晚子時定將妖法煉成，因爲自恃窮兇，一意孤行，急於飛遁，不俟庚辰正日，便行舉動，弄巧成拙。命輕雲等仍照已定之策，明日午前前往奧區仙府，自有能人相助。得劍以後，稍微練習純熟，一齊飛往妖穴深處，有此兩劍合璧，便能護身無礙。那溫玉掛在妖屍胸前，妖屍一斬，急速用彌塵幡罩住妖屍，以防他變化元神搶走。那劍光華沖霄，恐爲外人發現，已用法術隱沒，少時便當一現。」周、李二人正看之間，忽然二矮齊聲喊道：「那不是寶光，主人們快看！」周、李二人順二矮指處一看，西南遠方，相離數十里之間，果然有一團青氣，穿出雲霧之上，緩緩往前移動，轉眼消逝。二矮道：「弟子等日前所見，較此還要明亮，不知何故？」周、李二人纔將柬帖與他二人看了，祇未署名。英瓊看出是那日所見紙卷華瑤崧筆迹，一問神鵰，果然點頭。料知明日便可告成功，心中甚喜，和輕雲望空拜謝了一陣。因二矮說那劍既是明午出土，恐來不及，須要早些前去，取那劍囊，照計而行。

當下仍留神鵰守洞，四人站在一起，英瓊原本去過，展動彌塵幡，直飛昔日生朱果的深壑之中落下。二矮以前曾用許多心機探尋，更是輕車熟路。先尋到一個巖凹之內，將石上遺偈與周、李二人看了，果與所言相符，便由二矮自去進行。因離妖穴太近，恐防待的時候久了，驚動妖屍，便用彌塵幡同轉兔兒崖，決計當晚不再前往妖穴，養氣凝神，靜等明日午前，趕往奧區仙府，尋着相候之人，先取那口青索劍。

時光易過，不覺到了巳時。英瓊主張不用彌塵幡，駕了神鵰先去，兩翼翔雲，一會兒到了巖穴前面落下。金蟬已早在半路相候，迎接下去，與嚴人英、笑和尚相見，互說經過。人英因爲醉道人事前有話，先時見了輕雲，未免神態不寧。談了一陣，因見爲時無多，那劍又該歸輕雲所有，祇得忸怩對輕雲說道：「小弟來時，奉有師命，原有柬帖一封，

面交師姊。小弟祇知上面寫有取劍之法，不過家師曾說此信祇可令師姊一人觀看罷了。」說罷，躬身正色，將柬帖取出，放在身旁石上。輕雲原本心內有病，連忙拾起，走向旁邊一看，不禁臉上紅了又紅。轉身對人英說道：「醉師叔柬上說，師兄已知收劍之法，就請師兄吩咐，相助妹子成功吧。」人英道：「理應如此。不過師姊原是主體，目前尚少一人相助，不知會不會有差錯？時機已到，我們先到外面指定的地方商量，以防萬一如何？」金蟬忍不住答道：「嚴師兄，先前問你怎樣取劍，你不願說。如今又和周師姊對打啞謎，說甚麼還缺少一個人。莫非以我們五人之力，還不行麼？」

說時，五人正往外走，忽見外面一道烏光，一閃而過。人英驚呼道：「那口仙劍在這裏了！」一言甫了，大家全以爲青索仙劍出世，紛紛駕起劍光飛出。英瓊在後面，先未聽清，及至隨了衆人飛出一看，烏光斂處，現出一個青衣少年，正是那被困妖穴的莊易，連忙喚住衆人，分別引見。莊易急匆匆在地上寫出時辰已到，速照仙柬所言行事。輕雲忙請人英領到那日金蟬、笑和尚第一次發現的洞中，說道：「莊道友來，恰好足了人數。現在就請莊道友和笑師兄、嚴師兄、瓊妹分守四角，如見仙劍出土，急速攔住，再由瓊妹用紫郢劍去逼它迴轉。那時我已從二矮手內取過劍囊，用本門收劍之法，引它歸鞘。」

那洞原本甚大，衆人分配已畢，纔將方位站好，便聽地下隱隱起了異吼。衆人俱都聚精會神，目不旁瞬，覷準中心柬帖所指之處。一聽地下聲音越吼越近，一聲招呼，除英瓊，餘下四人各將劍光飛起，烏光、銀光與金蟬、笑和尚霹靂雙劍的紅紫光華，連接成一團異彩光圈，照眼生輝，籠罩地面。不一會兒，地皮震裂，漸有碎石飛起。英瓊也連人帶劍，化成一道紫虹，飛貼洞頂，注目下視。頃刻之間，石地龜坼，裂紋四起，全洞石地喳喳作響。忽然轟的一聲大震，洞中心石地粉碎，宛似正月裏放的火花一般，四下飛散，地下陷了一個大洞。砂石影裏，一條形如青虬的光華，離土便要往洞外飛騰。當門一面，正是莊易、嚴人英，一道烏光，一道銀光，如銀龍黑蟒，雙絞而上，攔住去路，祇幾個接觸，便覺不支。恰好笑和尚、金蟬二人的霹靂劍也轉瞬飛來，纔行敵住。四口仙劍，糾纏這道青光，滿洞飛滾了好一會兒，漸漸青光越來越純，也不似先時四下亂飛亂撞，急於逃遁。輕雲也飛身入穴，從二矮手中取來劍囊，估量時候已到，喊一聲：「瓊妹還不下手！」英瓊早等得不甚耐煩，聞言指揮紫郢劍飛上前去，纔一照面，青光倏地在空中一個大翻滾，大放光華，掙脫原來四口飛劍，撥轉頭便往原來地穴飛去。輕雲正用自己飛劍護着全身，口誦真言，使用收劍之法，一見青光飛來，方要手舉劍囊，收它入鞘，猛覺一股寒氣，瘳人毛髮，竟將自己劍光震開。剛喊得一聲：「不好！」幸而人英飛劍追來，一見輕雲危急，不顧利害，飛身與劍合一，直穿過去。英瓊劍光也同時飛到，兩下一合，將青光壓住。輕雲纔覺站定，六人五道劍光，緊逼着這道青光緩緩歸鞘，入了

劍囊，纔行停手。

大功告成，輕雲自是心喜。因爲急於要用此劍去盜玉除妖，一切都顧不得談，先回人英洞內，尋了間石室，請大家在室外守護，以防不測。獨自在室內，用峨眉心法煉氣調元，身與劍合，一俟純熟，便可前往除妖奪玉。那口青索劍也真奇怪，先時那般神妙莫測，夭矯難制，一經用了峨眉本門心法，收劍歸鞘之後，便即馴服。輕雲入門較久，功夫頗深，因知此劍非比尋常，仍是絲毫不敢大意。先將真氣調純，誦完口訣，二目聚精會神，覷定劍柄，謹謹慎慎，運氣吐納，直到那劍順着呼吸，出入劍囊，青光瑩瑩，照得眉髮皆碧，了無異狀，纔敢放心大膽，將劍收起，凝鍊先天一氣，指揮動靜。不消個把時辰，雖還不能身劍相合，已是運用隨心，不禁大喜。練到黃昏過去，居然可以馭劍飛行。輕雲便駕着劍光出室，滿洞遊行了一轉，纔收去劍光，落下與諸同門相見。大家自免不了一番稱讚道賀。

英瓊對輕雲道：「這位莊道友被困妖穴，業已數日。原來妖屍要拿他和袁星擇一個來祭鍊妖法，祇因青羊妖道愛袁星質地，執意想收回山去看守門戶。妖屍性情執拗，說一不二，祇爲妖法煉成飛走之後，青羊妖道雖無他厲害，於他卻甚有用處，這次又幫他的忙不少，不好意思違拗。盤算了多時，最後決定，用莊道友生魂主持妖幡。又因事機緊迫，不及等待庚辰正日下手，恰好今日時辰是個庚辰，便定在今早辰時祭幡，一切俱已佈置完備。如在原來地穴下手，莊道友甚難倖免。想是妖屍惡貫滿盈，作法自斃，要等我們前去除他，莊道友不該遭他毒手，好端端在前些日倒翻地肺，變了形位，泄了東方太乙之氣，所居地穴已成死戶，與日時生克不合，將地下法壇移至二層洞前舉行，仗着妖法封閉嚴密，以爲外人萬難入內擾亂。誰知青囊仙子華仙姑，早已預料到此，埋伏在二洞前面古樹穴內，眼看時辰快到，乘妖屍閉目入定，準備身與幡合，再由青羊妖道代他攝取莊道友生魂，連那口玄龜劍，一起拘納主幡之際，倏地冒着百險，隱身上前，從青羊妖道手下搶了莊道友，便向古樹穴中逃去。這不過與妖屍一個措手不及，知道莊道友受妖法禁制，神志昏迷，逃時萬不及使用隱身之法，必被妖屍、妖道覺察，跟蹤追趕。彼時我等青索劍尚未到手，要任他追到此間，豈不引鬼入室，給我們添了大患，誤了取劍之機，妖屍豈不更爲難制？但是上有妖法封鎖，不能逃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剛避入穴底凹處，正要先連莊道友身形一齊隱去，妖屍、妖道已經追離切近，匆促忙亂之間，妖屍忽然又使故智，移山換嶽，想將逃人困住。不料弄巧成拙，地形纔倒轉一些，華仙姑退路忽然裂了一條大縫。華仙姑見後面土石已夾着妖氣潮涌一般捲來，後退一樣無路，姑且冒險，連用劍光衝進，萬一地層不厚，破土而出更好，總比束手待斃強些。恰巧那條裂縫正通青索劍穿行之路，上面便是我等昨日所見藏劍的入口，居然一些也未費事，

平安逃出。當時真是危急，間不容髮。華仙姑帶了莊道友隱身遁到別處，妖屍已追趕不及了。更巧的是地層變動，將通奧區那一條捷徑，被妖屍無心堵死。他不知我們有多少人和他爲難，恐再將袁星失去，妖法更煉不成功，追敵未得，便趕回去，未曾覺察，尚是幸事，否則剛纔取劍，豈不棘手？如今妖屍因時辰已經錯過，計算干支，除了今夜子時勉強可用外，餘者便非等庚辰正日不可，否則便不能得天地交泰之氣，妖幡靈效更差。生魂定用袁星，青羊妖道自無話說。我們因爲時間不足一個整日，華仙姑說妖屍鑒於以前失誤，這次防備更爲嚴密，所以妖術、法寶，全數使用出來，宛如設下好幾層天羅地網。沒有紫郢、青索兩口仙劍開路，縱使彌塵幡也難入內。這口青索劍非常神異，收時那般難法，萬一師姊駕馭不住，錯了機會，溫玉未得，反誤了袁星性命，如何是好？不想師姊功夫如此深純，煉得這般快法，真是難得。」

輕雲道：「哪是我功夫深純。一則仗諸位師兄妹道友相助，先免去收劍時難關；二則教祖仙劍不比尋常，原是本門之物，一經收伏，自能運用。你得那口紫郢劍，不比我更易吧？」金蟬道：「仙劍合璧，本門光大，妖屍授首在即。先時李師妹那般着急，如今正該早些前去除妖奪玉，也省得袁星多受許多罪，怎麼大家都說起閒話來了？」英瓊道：「大家都說我性急，小師兄竟比我還要性急。你沒見適纔莊道友所寫華仙姑的話，須在妖屍、妖道行法之時前去，乘妖屍入定，下手奪玉，比較要容易些麼？」金蟬方纔無話。

英瓊見笑和尚總是悶悶不語，便笑問道：「聽說師兄得了一粒寶珠，何妨取出來大家鑒賞一回？」笑和尚道：「再休提這粒珠子。我如非一時貪心，尚不致惹出這般大禍，將多年辛苦煉成無形仙劍，成了頑鐵。此珠雖在身旁，因尚未除去妖物，將珠獻過家師，奉命收用，一則不知用法，二則有些悔恨，實不願取出來賞玩。日前祇蟬弟強着看了一次，不看也罷。」輕雲道：「師兄休要心中難受。那無形仙劍乃是苦行師伯獨門傳授，不同尋常寶劍。是凝聚五金之精，採三千六百種靈藥，吸取日月精英，化成純陽之火，純陰之氣，更番洗煉成形。再運用本身真元，兩門靈氣，合而爲一。可惜師兄功夫尚未上臻絕頂，所以纔被邪污。但是靈物一樣要受災劫，纔成正果。聽家師說，三仙二老以及各位前輩所用鎮魔之劍，哪一口不經幾回災劫，纔到今日地步。何況靈氣未失，本元尚在，祇須除妖回山，略破一些工夫，必比以前還要神妙，何必爲此愁煩呢？倒是這粒寶珠，委實非比尋常，異日一經苦行師伯祭鍊，化邪寶爲靈物，足可照耀天地。上次在凝碧仙府未及鑒賞，還請取出，我等一開眼界如何？」笑和尚本來見了女子不善應答，被周、李二人相繼一說，雖不甚願意，不便再爲拒絕，祇得說道：「此珠我尚不會應用，不過早年隨家師學了一些藏光晦影的障眼法兒。因見此珠精光上燭九霄，自知本領不濟，恐啓外人覬覦，特地將它收入寶囊，將光華用法術封閉。如就這樣觀看，祇是一顆鵝蛋

大小的紅珠，並無甚出奇之處。如要看它原形，須稍費一些事罷了。」說罷，從僧袍內先取出一個形如絲織的法寶囊，然後把那粒乾天火靈珠取將出來，請大家觀看。

衆人圍攏前去一看，那珠果有鵝蛋大小，形若圓球，赤紅似火，攤在笑和尚掌上，滴溜溜不住滾轉，體積雖大，看去卻甚是輕靈，餘無他異。英瓊好奇，便請笑和尚將法術解去，看着光華如何。笑和尚答道：「此珠自經那日在東海當着諸葛師兄封閉寶光之後，雖與蟬弟看過，並未顯露寶光。妖穴密邇，一旦被妖屍警覺，豈不有了麻煩？」英瓊說：「此洞深藏壑底，寶珠雖然靈異，光華豈能穿山貫嶽而出？」執意要看。金蟬也因以前未見此珠靈異之處，從旁力請。笑和尚無奈，答道：「我此時正當背晦，還是謹慎些好。我這寶囊乃是家師採集東海鮫絲，轉託嚴師兄的令祖姑、太湖西洞庭山妙真觀方丈嚴師婆用神女梭織成，經過法術祭鍊，專一收藏異寶。另有一根鮫絲條，繫在頸間，一經藏寶入囊，不但不會遺失，外人也休想奪去。既是諸位同門道友執意要看，好在離除妖還有兩個時辰，待我將它先收好了再看，也是一樣。」說罷，先將火靈珠收放囊內，手持囊頸，盤膝打坐，口誦真言。約有頓飯時頃，漸漸囊上發出一團紅光，照得滿洞皆赤，人都變成紅人。寶囊原極稀薄透明，先還似薄薄一層層淡煙，籠着一個火球。頃刻之間，光華大盛，已不見寶囊影子，彷彿一個赤紅小和尚，手擎着比栲栳還大的火團一般。除了金蟬一雙慧眼，餘人俱難逼視。更不知經過祭鍊，運用時節，還有多大神妙。

大家齊聲稱讚了一會兒。笑和尚正要施展法術，封閉寶光，英瓊猛聽洞外神鵰連聲鳴嘯，心中一動，喊聲有警，便駕劍光飛出洞去。寶光果然上透崖頂，把天紅了半邊，星月都映成了青灰色。循聲一看，山北面一道黃光，如電閃星馳般飛走，神鵰展開雙翼，正在追趕。英瓊知有妖人窺探，哪裏容得，忙駕劍光追上前去。身還未到，神鵰已先追臨切近，那黃光倏地回頭朝神鵰飛來。英瓊見這道黃光與那日妖洞道童所用雖是一樣路數，光華卻強盛得多，恐怕神鵰有失，手指處，紫郢劍飛迎上去。後面衆人也隨後追到，紛紛將劍光祭起。還未近前，黃光已被英瓊紫光絞個粉碎，化成百十點金星四散。再尋那行使飛劍之人，已經不知去向。